



滇云人物

近60年的科研生涯,她所获荣誉众多,有14个物种以她的名字命名。作为17万份各类植物标本的采集者,她把自己比喻成一棵白菜,“就像一棵菜一样自然生长——不忸怩、不装饰,简单地过着。”李恒说。

李恒:14个物种以她的名字命名

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,李恒是一道独特风景。

在成为一个植物学家之前,李恒曾先后是家乡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的乡村小学教员、县文化馆员工以及中科院地理所的俄文翻译。

1961年4月,李恒随丈夫一同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报到。但所长吴征镒一见李恒,兜头就是盆冷水——“俄文翻译这里不需要,你需要学习植物学,学习英文。”

李恒对吴征镒的直率、坦诚没有感到惊奇和沮丧,一切归零,从头学吧。报到后的第二个星期,李恒就赴文山参加野外科考,踏上了植物学新旅程。

她曾一个人泡在标本馆里,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00多万份标本几乎看了一遍,还自学了拉丁文,学会阅读德语和法语文献。

在李恒获得的所有称誉中,“独龙江女侠”是她最为喜欢的,这其中蕴含着她与“西南最后秘境”的一段生死情缘。

1990年10月,61岁的李恒带着3名助手和64匹马驮载的辎重向滇西北的独龙江进发。“为啥要进行独龙江越冬考察?许多类群一翻过高黎贡山就变了,以往对独龙江植



李恒在云南省高黎贡山采集植物标本。李嵘 摄

物考察均集中在7至11月,几乎没有人在冬季涉足,独龙江的奥秘没有揭开,我觉得有责任去闯闯。”为了此次考察,李恒精心准备了两年,筹集了可支撑1年的物资,甚至准备了在当地栽种的菜籽。

科考不久,李恒就染上了疟疾,病情十分危重,当地政府用直升机将她转运出来,当地乡亲将她抬到边防部队的诊所,打了多日吊针,才闯过“鬼门关”。女儿在电话里苦劝李恒回来,她回答,“要死就死在这里,我的考察

没有完成,决不能半途而废。”患病期间,李恒用录音机录下工作的安排、科考的进展、对家人的嘱托……万一走不出峡谷,就当是遗言。

8个月的考察成果丰硕,李恒和队员们采集了7075号植物标本,宣告发现80多种新植物,并首次提出了“掸邦—马来亚板块位移对独龙江植物区系的生物效应”学说,独龙江考察成果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。

但独龙江对李恒仅是个起点,为了彻底揭开独龙江的

植物学之谜,她将目标锁定在独龙江所属的高黎贡山的广大区域。73岁时,她再次出发,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单位的资助,在10年间,组织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英国以及国内专家对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进行了18次科考。

2007年,高黎贡山考察结束,共采集植物标本34500号。此后数年,她每天整理标本,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,基本未在凌晨2点前入睡过。考察成果《高黎贡山植物资源和区系地理》有望

近期出版。

重楼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,种植重楼是当下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。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李恒就主持重楼的综合研究,其所著《重楼属植物》是重楼研究权威著作。近年来,李恒不顾年老体弱,和她的团队跑遍了秦岭以南主要产区,举办多期重楼种植技术培训班,推广人工授粉技术。所有这些,李恒将其视为应尽的社会责任,不取报酬。

蓝色工装上衣和挎包是李恒长久的“标配”,现在又多了一件——颈上挂着一个绣花的手机套。“找她咨询重楼的人实在太多,母亲有时连骚扰电话都接,生怕漏接耽误事。”儿子王群路说。前几年,怒江当地的重楼品种因市场认知度不高,面临销售困境,在李恒帮助下,进行了品质鉴定,还申请了4项专利,很快稳住了销路。

虽已年届九旬,李恒却不追求养生之道,“人活着一天,便享受了一天自然和社会的馈赠,就要努力工作以回馈和感恩。”李恒说,这应是人的本性,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偏离这个。

《人民日报》记者 张帆

外国人在云南

尼泊尔夫妇在昆明欢庆金婚

传统的中国红、欢快的尼泊尔音乐……6月29日晚,一场特别的庆祝活动在昆明举行。尼泊尔杜加尔集团和日升银行董事长莫蒂·拉尔·杜加尔在昆明举办与其夫人的结婚50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。

莫蒂·拉尔·杜加尔的儿子维维克是这场庆祝活动的主要筹划者。他说,父母结婚50周年意义非比寻常,他希望能呈现一个

不一样的活动。经过仔细考虑和查询,他选择了昆明。

来昆明后维维克发现,这里交通便利,风景优美,另外,蔬菜种类很多,为他有素食习惯的家人提供了丰富的选择,因此,他决定在这里举办庆祝活动。

这场庆祝活动让云南对杜加尔家族有了不一样的意义。维维克说,他父亲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与中国

合作。云南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,接下来希望与云南在这方面开展合作。

昆明得天独厚的气候,为承办大型婚礼或宴会创造了极佳的条件。早在2018年12月13日,印度悉陀集团总经理简恩就在这座位于中国西部的春城为其子Samyak和侄子Aayushman两对新人举行了盛大的印度婚礼。本刊综合

